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義卷八

元　程端學　撰

莊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公羊作省

趙氏曰肆放也眚過也孫氏曰肆大眚皐惡無不赦之辭也康侯胡氏曰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皐周官司剌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孤弱再赦曰老耄三赦

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辠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姦宄賊良民而其獘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可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胡氏曰眚災肆赦天子之制也辠無大小俱赦諸侯不得行莊公肆大眚亂法易常愚謂肆大眚天子猶不可況諸侯乎○莘老孫氏曰

莊公一切放縱姦惡有意於文姜之葬也莊公以文姜嘗得罪於魯而播於齊大惡無道魯人切齒之深者莊公欲備禮葬之乃先赦國中以悅人心然後舉葬故正月肆大眚而癸丑葬文姜愚案此意或有之比事可見然未可以此為本義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曰文姜莊公之母也愚謂姜氏弑逆淫亂得辠宗廟國人所當誅也而得成禮而葬魯之典禮廢矣

其不從夫謚與七月而葬乃其細事不暇論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禦左氏作御

孫氏曰公子世子母弟也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譏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而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也大夫有辠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無王甚矣義又見後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康侯胡氏曰

陳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莘老孫氏曰御寇以公子之貴而見殺於國人御寇有辠矣陳之君使公子而見殺焉亦未免乎有辠也愚案後二説從人字上取義未詳是否

夏五月

孫氏曰春秋未有以夏五月首時者此言五月蓋五月之下文有脱事爾高氏曰非五月之下脱簡則是誤以四月為五月爾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及之者内之微者也高傒齊大夫也木訥趙氏曰謀婚也父讎不報母喪未除而求婚於齊非孝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冬公如齊納幣

孫氏曰桒桓六年子同生公十四年即位二十四年如齊逆女三十有七歲矣不得以時而婚故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莘老孫氏曰婚禮有六惟

親迎則諸侯自迎於境其他五禮皆使大夫莊公父
弒於齊有不同戴天之讎文姜之死在去年七月至
是之冬莊公猶在三年之喪也納幣大夫之事也而
公親焉忘君父之讎娶讎人之子又在三年之喪而
行大夫之職書公如齊納幣所以見公無恩於母不
孝於父無廉恥而納幣一舉事而大惡者三也邦衡
胡氏曰諸侯非朝王述職而擅越境以納幣無王甚
矣不止其喪婚娶讎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存耕趙氏曰莊公踰年而後反居喪告朔之禮俱廢焉張氏曰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也比事屬辭示人之意顯矣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祭叔來聘

朴鄉呂氏曰祭采地叔字也劉氏曰曷爲邑而字天

子之下大夫也存耕趙氏曰祭有祭公祭伯祭叔意者叔其弟也猶蔡季許叔之類伯其爵也公其官也未詳是否戴氏曰親來聘魯祭叔之私交也非有王命故不稱使大意同隱元年祭伯來此則聘耳

夏公如齊觀社

朱子曰社者土神左氏曰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

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廵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愚謂諸侯非王事不出境且諸侯各有其社舍所事而觀他國之社已非禮矣況齊為讎國又有新婚之嫌於此見莊公之棄國政無君父壞禮法忘廉恥縱遊觀臯具見矣〇張氏曰社者古人祀地之名古制惟社事單出里惟為社田國人畢作東遷而後王制漸變祀事不存古意浸為美觀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其廢祀典而夸愚俗兆於今矣外傳曹劌曰齊棄太
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
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
之受命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愚案左氏魯語載
曹劌一時之言不同而俱有義故附見焉獨觀民於
社一語未詳是否

公至自齊

莊公非王事出境舍父讎忘廉恥事遊觀其何以告

廟乎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荆人來聘

陸氏曰非列侯來聘稱人君臣同辭啖氏曰言荆來聘則似舉州皆來故加人字無他義高氏曰是時楚顒方弑其君而自立中國不能治而反敢來聘凡受聘必於宗廟之中敬之重之也彼南蠻僭逆之人來聘中國中國當以禮義外之詩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後世子孫乃受其聘於宗廟之中

此中國衰微無禮義之甚也獻可杜氏曰書云四夷來王周禮象胥掌其國使亦謂其來王也荆南蠻也亟病中國來聘魯而録之者懲其非來王來貢以荆蠻而行中國之禮魯亦不當受其聘也○張氏曰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蔡鄭而以聘至魯巳用遠交近攻之術聖人於此書其來聘中庸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此三代柔遠人之道也然於此時以魯而受楚之聘非有德以懐來之彼以禮幣至亦當審

所以待之之術如班彪述漢宣戒邊吏之言以爲待

遇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觀

春秋書荆人來聘亦可見矣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穀見七年杜氏曰蕭附庸國張氏曰徐州蕭縣朴鄉

呂氏曰叔字也公羊曰其言朝公何於外也高氏曰

婚嫁猶未定故往見齊侯于穀此見公不恤國家之

事唯婚姻之務公在穀遇齊侯已無人君相見之禮

蕭叔又從而朝之失其所矣遇又見隱四年遇于清朝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康侯胡氏曰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于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野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宫楹

杜氏曰桓宫桓公廟也楹柱也存耕趙氏曰丹楹施丹雘也左氏曰丹桓宫之楹二十四年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穀梁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高氏曰莊公不能爲桓復讎而反娶其女以奉祭祀故丹楹刻桷以示孝甚矣莊公之行詐也夫宗廟之飾國有彞典而妄肆奢麗加於禰宫亂王制瀆先君不恭莫大焉

聖人直書其事具文見意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杜氏曰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孫氏曰諜逆姜氏也公二年之中納幣觀社及齊侯遇于穀今又盟于扈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葉氏曰小白已伯矣公復為離盟則非諸侯之政也以圖婚於我而固

其好焉爾前高傒爲防之盟而後公如齊納幣今齊侯爲扈之盟而後公如齊逆女康侯胡氏曰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巳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爲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

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適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内主同任社稷之事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於策為後戒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杜氏曰刻鏤也桷椽也穀梁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

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康侯胡氏曰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於策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夸示仇人之女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心術者也故詳書於策為後鑒也○葉氏曰商人戒彤日曰典祀無豐于昵昵近也夫祀且不可豐而況

宗廟之飾乎

葬曹莊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莘老孫氏曰其父見弑於齊而子婚雠女是無恩於父而盡禮於仇雠也公既親迎於齊當與夫人偕至夫人未至而莊公先還告至於廟春秋志其告廟之實且辠其先夫人而至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〇張氏曰諸侯無越境逆女之禮然則莊公無父之讎猶不可以親至齊廷也況躬君弑於齊而舍宗廟之守往受其女於廟乎昔晉王裒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忠妃偶之合兩年之間三至齊廷而念不及於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愚案親迎之禮見隱二年紀履緰逆女此又見莊公三十七年而始娶其書公至自齊又為姜氏入起也君舉陳氏曰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於此者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人哀姜也不曰至自齊而曰入者以莊公先至夫人後入故不復言至自齊也孫氏曰公親迎於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非所以奉先公而紹後嗣也不亂何待○康侯胡氏曰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越禮踰時娶仇人

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辠為後戒也愚案先書公至自齊後書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則公不俟夫人夫人不從公昭然可見春秋屬辭比事類多如此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胡氏曰大夫宗婦者同宗大夫之婦非謂大夫與宗婦也覿者見夫人也左氏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

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别也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戴氏曰莊公至是年三十七歲矣求婚於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歲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既歸而後入又使大夫之妻執幣以覿違越禮制以為媚悦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庸繆也向也桓公娶於齊致文姜之淫亂桓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於齊

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亡其國春秋備書於册辭煩
而不殺爲萬世永戒也

大水

義見桓元年○戴氏曰莊公即位三十年書大水者
三於羣公爲最甚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羈公羊作覊

存耕趙氏曰此徐州之戎也趙氏曰羈非嫡也康侯
胡氏曰赤者曹之庶子恐桀踰年之君稱爵今羈不

稱爵未詳蓋戎侵曹曹羈懼而出奔故赤歸而自立耳春秋書此見外域内侵而諸侯不能自存庶孽自立而不復請命於天子也然與鄭突之事有間矣○王氏曰宋執祭仲立突而逐忽故先書突而後言忽明鄭有君突簒之也今後言赤而先書羈明曹無君赤乃國人所逆耳愚案逆與不逆未可知今以經文觀之王氏先後之說庶矣

郭公

杜氏曰經闕誤也莘老孫氏曰郭公之事三傳皆無
義說公穀為曹赤理又不通案管子載郭亡之事以
謂齊桓過郭問父老郭何以亡父老曰善善而惡惡
也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何至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
用惡惡而不能去郭之所以亡也莊二十四年齊桓
已伯而管夷吾用事但見郭父老而問之不知在何
時爾然則郭之事跡亦嘗見於傳記也春秋書梁亡
言梁之自亡也管子載郭亡之跡盖亦曰郭自亡爾

公與亡字相近疑經書郭公爲郭亡也然疑誤之事

聖人闕之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杜氏曰女氏叔字穀梁曰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劉氏曰名也前說近是左氏曰始結陳好也義

見七年齊來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存耕趙氏曰朔拒王命而君衛竟以衛君卒春秋從

而紀焉以著王命不勝黨惡也○莘老孫氏曰不書

葬者魯不往會爾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用牲于社者鼓于社又用牲于社也文十五年左

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

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

之道也葉氏曰天災有幣無牲諸侯而鼓于社僭也

用牲于社非禮也○康侯胡氏曰案禮諸侯旅見於

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張氏曰日食陰盛陽微之徵事關天下固

不止為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思之間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肜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至如胤征與周禮鼓人大僕所載乃禮文之末耳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胡氏曰日食三十六書鼓用牲者三餘不言

鼓得常也

伯姬歸于杞

存耕趙氏曰伯姬公姊妹也杜預以為公女誤矣凡公女伯姬叔姬則加以子字如子叔姬之類公姊妹則但稱伯叔如兄弟之辭是年始嫁過時矣愚謂又為二十七年公會伯姬與伯姬來起文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氏曰門國門也左氏曰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

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邦衡胡氏曰未聞大水而用牲者況伐鼓于門乎書者非惟惡為國之非禮惡其不務修政事以消患弭災而為是區區淫巫瞽史之見也〇張氏曰案比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内外之防嚴夫婦之别使陰沴無浸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鼓以充陽之事與後世減膳避寢之禮皆既其文而未必有正厥事之誠意實政也況徒以牲

牲飲食求免乎書日食大水用牲等事以見莊公非惟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之末亦錯矣此魯之所以亂也

冬公子友如陳

公子友莊公之母弟即季子也杜氏曰諸魯出聘皆書如報女叔之聘也存耕趙氏曰大夫出聘自友始春秋書之以著交政之漸且以著三桓之所自始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莘老孫氏曰大夫之聘必

書之於春秋者可以見其往來之國皆於其黨而其行多非禮也有以私行者有以强大行者皆非周制聘問之常故謹録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公羊無春字脱也

戎為中國患諸侯伐之是也故伯禽征徐戎而孔子録之于書然必請命于天子方伯然後行事今莊公擅興師則無王矣况隱桓之際與戎會盟致有伐凡伯追戎濟西之事不能防微杜漸使恃强暴横則勞

民動衆角力非類春秋書之所以警後世君人者不可不謹其始也義又見二十年齊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曹殺其大夫

孫氏曰不書名氏者脫之愚謂義在專殺大夫而不繫乎名氏雖無名氏義亦著也康侯胡氏曰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

辠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辠無辠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辠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後倣此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左氏古本無公字公羊穀梁有公字張氏曰案齊宋皆畀者內亦當然左氏為正

宋序齊上者宋本公爵齊桓未伯每序齊上既伯乃

序齊下今齊宋之大夫伐徐故仍序齊上耳未必宋主兵也徐張氏曰嬴姓國近齊魯泗洲臨淮縣是也

義見此年伐戎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徒刀切

杜氏曰洮魯地薛氏曰洮溝在濟州張氏曰濟南府是也愚案禮女子已嫁父母在一歲一歸寧父母没

使大夫歸寧所以别嫌也伯姬無父母則無可歸之理矣而莊公非王事棄國政會伯姬于洮非禮也陸氏曰參譏之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莘老孫氏曰伯姬前年歸杞會公于洮三傳皆無淫惡之跡春秋書之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文同而無異者盖婦人無專行之道傅母不至不下堂伯姬無事而會公于洮安知其不為惡傳無其事而經書之文同者犯禮之迹無異也戴氏曰夫人會諸侯古無是事也

文姜數會齊侯不以為異杞伯姬踵而行之莊公亦

安而受之先儒謂伯姬為莊公女非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存耕趙氏曰距前盟十二年用殷同也義見十六年

○張氏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假令而一諸侯之心

也魯宋陳鄭偕至而衛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稱字與單伯同左氏曰原仲季友之舊杜氏曰

陳大夫原氏仲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康侯胡氏曰公子友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内諸侯而來魯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名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

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劉氏曰君不行使乎大夫君行使乎大夫内之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夫交諸侯原氏失正也内失正原氏失正季子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參譏之此說未詳是否

冬杞伯姬來

莘老孫氏曰春秋内女適諸侯者多矣於其歸寧未嘗曰子某姬來歸寧常事不書也伯姬非莊公子義

不當歸春秋以其歸之非禮故書曰杞伯姬來也愚謂公與伯姬春會于洮其冬又來踰禮甚矣而此又為杞伯來朝起文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莒大夫高氏曰叔姬者伯姬之妹非莊公女也朴鄉呂氏曰莒慶自為逆也叔姬何以稱字大夫逆則稱字為君逆則稱女公羊曰此何以書譏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董子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

交越竟逆女紀辠也莘老孫氏曰莒子為君不能制其臣而使之外交諸侯則不君矣莒慶莊公莒子皆有辠也

杞伯來朝

濟川何氏曰杞先代子孫也方東樓公始封之時與微子啓無異得用天子禮樂才入春秋已失公爵降而曰侯或稱伯或稱子亦足以知其微弱與桓二年滕稱子同愚謂杞伯不朝王而朝魯已失禮矣况為

伯姬之來而來朝夫既不能閑有家而復以身徇之宜其失禮之中又失禮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音卜

杜氏曰城濮衛地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衛稱人者將卑師少也及衛及之也不地於衛也

曰衛人及齊人戰者齊人伐衛衛人不服而與齊戰也夫齊桓之盟諸侯定伯業雖非至公然以安中國攘夷狄為名則固可與矣十六年衛既與齊同盟二十七年之盟乃背而去之齊之來伐有辭矣衛能引躬自咎則齊當自退乃不反己遂與齊戰以至敗績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書曰衛人及齊人戰衛辠為大而齊為彼善於此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黄氏曰瑣克之子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氏曰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愚謂外裔内侵天子方伯不能治向非齊桓率諸侯以救之則中國被其毒幾何其不淪胥于敗也此其功也然桓非命伯且不請于王

又其所以救鄭者不過仗大義為服諸侯計初無懇惻之誠心正孟子所謂非真有者此其過也春秋書之一以見中國衰微荆蠻暴横二以見敝壞之餘頼有齊桓之舉三以見天子失御方伯失職使諸侯自為禮樂征伐雖粗拯一時之危然王綱之壞至此而極盖聖人憂世之心樂善之誠並行而不相悖皆惻隱流行之實也○黄氏曰楚與中國爭鄭自此始

冬築郿公羊穀梁作微

杜氏曰郿魯下邑築公羊曰造邑也莘老孫氏曰春秋書築者七其六皆臺囿也邑者惟一處耳今不謂之城而謂之築言城者城舊邑也言築者築新邑也盖臺囿無舊新為之者必皆曰築然則築郿者新城而為邑也不曰新無舊也不曰城無所因也春秋之法興作皆書所以重民力謹天時也先書築郿而下書大無麥禾則公之興作不量力可知矣愚謂又見其違王制也

大無麥禾

大無者竭盡之辭冬書大無麥禾者夏悉無麥秋悉無禾至冬而總記之也莘老孫氏曰此書大無麥禾非常無之也無水旱蟲螟而大無者歲不收也舉魯之國無收者焉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愚謂政事乖繆則天地變常稼穡不成不可委之於數春秋書之所以戒有國者謹敕人事燮理陰陽而已又爲告糴起文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辰 穀梁作臣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哀伯子外傳曰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盧氏曰一不登而告糴鄰國責魯無儲蓄以擬凶災無恤民憂下之心兵革力役不息以致荒耗又明人君當謹積聚省財用以備凶年也○莘老孫氏曰古之為國必有數歲之備雖甚豐年民食之者不過四鬴也君取之者不過

什一也民之食有節君之取有度則為國三年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而餘三年之蓄二十七年而餘九年之蓄湯之旱七年堯之水九年而天下無飢者其蓄素具也水旱無常又無蓄以備之則是使民恃天而生也安得為民父母哉莊公在位二十八年雖九年之蓄可具也而於其無事奪民之力使不得盡力於耕耨又驅之戰鬬而傷之一年不登告糴於外春秋譏莊公在位之久蓄積無素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新者徹其舊而一新之也延馬廏名國雖無饑用民必在農隙去年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上下困乏可知矣今春正當賑給勸耕恵鮮窮困而奪其力傷其財見莊公之無志於救荒而厲民以畜馬有國家者知所鑒矣○劉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書也而延廏南門蓋微耳何故獨書哉又新宫災魯公之廟也災與壊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

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吾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鄭人侵許

高氏曰許鄭鄰也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故侵之張氏曰許與鄭世讎也然自盟幽之後不與於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歟自後許始從中國未詳孰是義見莊十年公侵宋

秋有蜚扶味切

蜚者臭惡之蟲山海經云蜚如牛白首一目蛭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有兵疫劉氏曰曰有者所以明其無也公羊曰記異也愚謂此皆人事反常中國正氣衰耗故竆裔絶域惡氣駸駸入焉有國家者致中和則陽淑長而陰慝消矣此與有蜮同義○劉氏曰鸜鵒不踰濟而蜚非中國之物暫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麋者中國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可言有而言多螽螟者中國所多也多

不足怪而為災則書故不可言多而言災此製言之體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失節歸酅卒非其所也而魯亦不當卒之又為明年葬叔姬起文

城諸及防

杜氏曰諸防皆魯邑諸城陽諸縣張氏曰密州諸城縣縣又有故防城言及者别二邑也防見隱九年黄

氏曰先諸及防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此則饑歲勞民連城二邑甚矣○高氏曰前年冬築郿大饑告糴此年新延廐又城諸及防公不恤民而屢興役無君人之心矣愚謂屬辭比事此類是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氏無師字任氏曰當從公穀

張氏曰成魯地地譜泰山鉅平縣東南愚謂諸侯非王命不得擅興師況輕舉次止而無所用乎夫兵不

得已而用之今師出無名不惟干犯王法亦使人心渙散必敗之勢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音章

杜氏曰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張氏曰即東平府須城縣常山劉氏曰鄣微弱小國齊肆其强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鄣降而曰齊人降鄣者責齊之深也康侯胡氏曰伯者之政以强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辠人也○莘老孫氏曰春秋書降者二降者

降服之名也八年郕降于齊師不曰齊師降郕而曰郕降者是時齊魯之師相會圍郕郕不降於魯而自降齊耳今書齊人降鄣非鄣欲降也齊強降之耳吕氏曰管仲所以相其君者功業可見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高氏曰叔姬停殯於酅踰歷九月始克葬孫氏曰媵而卒葬者歸于酅卒于酅皆非其所也○獻可杜氏曰叔姬者紀之媵耳紀既滅則當即歸於魯而又從

紀季於酅非禮之甚卒葬固在於紀季矣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見二十五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義見隱四年遇于清

齊人伐山戎

朴鄉呂氏曰山戎北戎也其稱人以伐何非有大役

也木訥趙氏曰山戎去中國逺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康侯胡氏曰桓公不務德勤兵逺伐不正王法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開邊捨近政而貴逺略因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義又見二十年齊伐戎○高氏曰桓公徒欲耀威武於山戎以誇示逺近耳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郎見隱九年何氏曰四方而高曰臺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望遠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雖樂不為也愚謂春築則奪農時于郎則非其地從耳目之欲而不恤國事劉氏所謂厲民以自樂者也

夏四月薛伯卒

薛始稱伯見桓二年滕子來朝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築臺于薛

杜氏曰薛魯地義見前○莘老孫氏曰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莊公務一身之娛而勞民如此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孔氏曰獻者自下奉上之辭捷者勝也戰勝而有獲獻其獲無因而獻其功亦稱捷也左氏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裔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不庭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莘老孫氏曰齊桓伯者不務德以綏

諸侯而專恃兵革遠以伐戎已有過矣又以其伐戎之所得誇示諸侯以自矜大因使之威服焉春秋誅齊桓矜功威魯之辠也張氏曰齊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之其辠皆可見矣

秋築臺于秦

杜氏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張氏曰案寰宇記范縣屬濮州亭尚存穀梁曰不正罷民三時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張氏曰莊公一

歲築三臺政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墻之禍至易世不能定也可不鑒哉義又見前○高氏曰公比年興役今又一歲三時築臺又不在國中之地遠于郎于薛于秦非所築而築既為失矣築而又築之抑又甚也管子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當是時慶父執政而通乎夫人故數築臺于遠地以為公遊觀之娱公亦為其所惑而不自知也

冬不雨

公羊曰記異也存耕趙氏曰陰陽和則為雨不雨氣不和也魯莊勤民力役怨氣之所名也愚謂冬不雨不害禾稼而亦書者見聖人爕理陰陽無所不至不但為害稼書也蓋致中和則天地自位風雨以時萬物生育在其中矣○莘老孫氏曰春秋書不雨者七陰陽不和之異也人物在天地間皆仰陰陽以生陰陽不和則物必不遂故春秋之法一時不雨則書不

以為災也興之大者不可不記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曰小穀魯邑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義見隱七年城中丘此則饑饉之後屢興工役傷財害民甚矣○薛氏曰莊公自六年之後大無麥禾無麥苗螟麋蜮蜚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之性尚當少警而公之侈心日起丹楹刻桷告糴而有築郿之役次年新廄城諸防去年三築臺今春又城小穀平歲猶

曰不可况薦饑而輕用民力乎愚謂此皆屬辭比事

為後日滛亂弑逆起文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杜氏曰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張氏曰在濟州昌

邑縣愚謂伐國先書主兵會盟先書主會主盟以遇

禮見仍以爵為首義見隱四年遇于清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慶父同母弟即僖叔也髙氏曰牙卒其子乃

公孫玆玆之後則有叔孫得臣叔孫僑如叔孫豹叔孫婼叔孫不敢叔孫州仇皆執魯國之政者是以謹志其卒愚謂此記三桓之始與季友卒同義皆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愚謂莊公薨于路寢得正矣正則為常事何以書乎為緩葬私謚起文也義又見隱

三年宋公卒○趙氏曰莊公正終而嗣禍與分位不明而閨帷不修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闈嚴飭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簒弑之禍曷由而至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穀梁作乙未

般莊公子也稱子般者因其卒而名也趙氏曰子般子赤以被弑故不書地與隱同子野正卒亦不地疑經闕之左氏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生子

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共仲使圉人犖賊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張氏曰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耦不早立是致家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內失閑家之道而貽身後之患易曰閑有家傳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莊公反此使淫亂肆行雖其身免篡弒之禍而及其二子春

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内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𨽻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

公子慶父如齊

劉氏曰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直告立君也愚謂亦恐齊之見討故結納其君臣耳啖氏曰書公子慶父如齊見臣子之𨽻也此言弑君之賊臣子不能討之又非逐之而去

明書如齊以見其辠陸氏曰齊為伯主而不能討又許其來惡可知也○康侯胡氏曰子般之卒慶父弑也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而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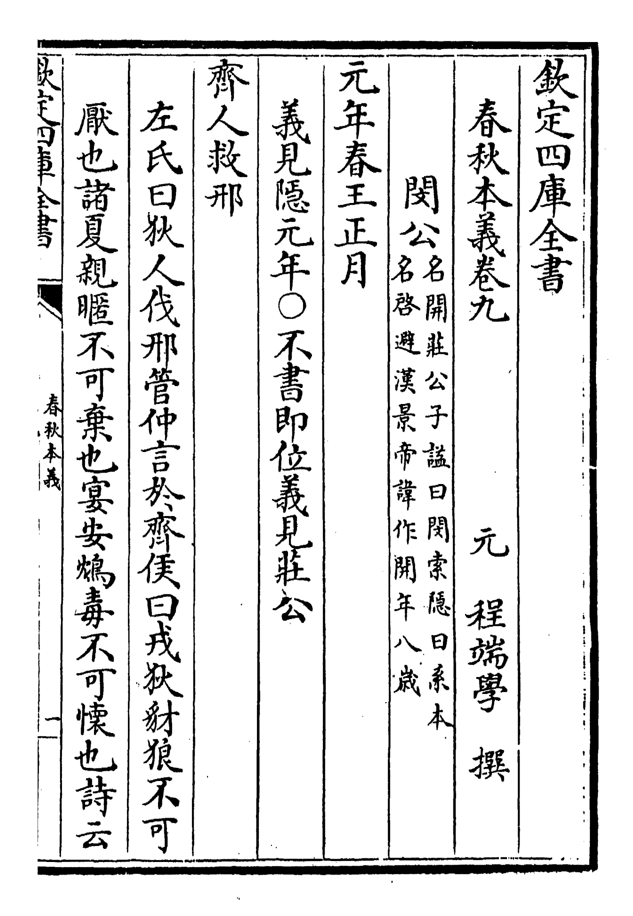
狄伐邢

存耕趙氏曰此北狄也邢姬姓周公之胤杜氏曰國

在廣平襄國縣張氏曰即邢州龍岡縣莘老孫氏曰
春秋之時周室既卑邢爲同姓之國而伐于狄書之
所以見諸姬之失序而狄人之盛强也王政不行簡
書莫畏於狄人何責哉高氏曰此爲齊人救邢而書
亦見中國之衰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貫道
王氏曰戎亂曹魯荆病蔡鄭狄禍邢衛三害之始也
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
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中夏使無齊桓

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愚謂此聖人所以與其功而議其過也

春秋本義卷八



春秋本義卷九

元　程端學　撰

閔公名開莊公子諡曰閔索隱曰系本名啓避漢景帝諱作開年八歲

元年春王正月

義見隱元年○不書即位義見莊公

齊人救邢

左氏曰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懐也詩云

豈不懐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義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夏六月辛酉葬我莊公

十一月而葬左氏曰亂故是以緩義見葬桓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羊穀梁作洛

杜氏曰落姑齊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葉氏曰小白方伯諸侯閔公雖立而慶父之惡不可以不除則假齊之重以定公位者實季子之意此所謂因陳援

以訴於齊使夫人慶父之惡不得隱而後魯可為者也經所以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盖齊侯與公即其地以為盟其謀出於齊非出於魯既盟而慶父之惡見其姦不得行則季子亦可挾齊以歸魯是盟固季子定公位非魯人納季子也愚以事勢考之此盟多季子倚齊為歸魯計耳故既盟而季子來歸

季子來歸

季字子者男子通稱孫氏曰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幼

沖慶父與夫人通勢傾公室不朝夕國人洶洶得季友以平内難故曰季子來歸朱子曰季子來歸如髙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内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成風之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胡氏曰季子既不能平姜氏之亂誅慶父之惡致使二人卒弒其君故其次年慶父書奔莒夫人孫于邾

以見季友之過也沈僩問季友之為人朱子曰此人亦多可疑諸家多言季子來歸為美之之詞據其看此一句正是聖人著季氏所以專國為禍之基又成風聞季氏之繇乃事之左氏記此數語亦有說話此等人皆是魯國之賊耳萬人傑又問成風事季友與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書季子來歸是也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弒慶父出奔季子不能討賊是其意在立僖公也朱子曰縱失慶父之

皐小季子自有大惡若春秋反褒之則不可曉蓋如
高子仲孫之徒只是舊史書之聖人因其文而不革
所以書之者欲見當時事跡付諸後人公議耳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名湫字者天子命大夫也左氏曰齊仲
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
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存耕趙
氏曰有命可仗必書使矣朴鄉呂氏曰非盟也非聘

也直書曰來其義見矣劉氏曰桓公不務修伯主之
義討有辠扶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覘伺虛實令慶
父極惡魯君再弒此由桓公仲孫湫不臧之故也春
秋書之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也田恒
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夫事君之
義捨孔子無可為者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曰陽國名張氏曰陽國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

蓋桓公之强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絶之
誠心也愚謂陽國天子所封也桓公以尊王為名而
遷天子所封之國則其所以尊王者假之而已義又
見十年宋遷宿○吕氏曰聖人作春秋功過不相掩
齊人遷陽以兵力刼之辠之甚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
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

也葉氏曰何以言吉禘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莊公之喪二十二月矣未應吉而吉也禘祭於太祖之廟以其祖配之也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寢三年升於廟莊公之主未升於廟即於寢而以莊公配之非所配而配也康侯胡氏曰程子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侯耳而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

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於寢非宮廟也一舉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高氏曰閔公幼何知焉聖人書此著季子之徒執國政者之辠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丑公羊作酉

左氏曰初公傅奪卜齮田公弗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公羊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杜氏曰實殺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邦衡胡氏曰於公薨之下書夫人

孫邾慶父奔莒則弑君之跡自見矣黄氏曰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播其惡於衆又忘父事讎求婚於齊致哀姜通於慶父叔牙公没而謀簒弑二世殲焉慶父之後為孟孫叔牙之後為叔孫季友之後為季孫三桓擅政禄去公室魯之衰自莊公始矣閔公生八歲而慶父立之立二年而慶父弑之閔公蓋可閔而未有是非之可議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姜氏哀姜莊公夫人也左氏曰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高氏曰先書公薨而繼書此則知姜氏與慶父二人者實弑君也胡氏曰季子既歸獨執國命以魯之衆因齊之力取慶父弑君之賊而殺之其勢甚易也

而季子不能以至復弑閔公今又不討使姜氏慶父得以出奔縱釋同惡之人故書存耕趙氏曰二國保姦之辠亦莫能掩矣愚案雖書慶父之奔亦以著三桓之始也○葉氏曰子般之弑夫人與慶父矯立閔公而歸獄於鄧扈樂故夫人猶得安國中而慶父可以託君命以聘齊閔公之弑慶父簒而不得則夫人與慶父之計窮矣外已失齊援而惡暴於國人雖權在已亦無能為季子可誅而不誅猶使逃焉者以僖

公為重而不遽討之也康侯胡氏曰莊公忘親釋怨無志復讐忘父子之恩絶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慶父無君之心動圉人犖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門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不亦憯乎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

不察也

冬齊高子來盟

杜氏曰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程子曰盟未前定也胡氏曰書法同屈完來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此則不討慶父之亂而但使傒來定僖公則桓公之情亦可見矣〇韓中甫曰子般弒閔公又弒夫人慶父奔為齊桓者宜具其事告諸天王討魯之賊命

可立者立之則安危繼絶之義庶矣乃命高子一來識者本其心不過仗義服諸侯成伯業耳僖公者莊公之庶子也上不受於天王下不承於先君内倚成風屬季子而立外邀大國之臣以定位擅王宫之盟專廢置之權說者謂僖能因事制宜故夫子稱高子以著其善者過矣蓋魯人當疑危之際幸僖來盟以自安故書之曰高子云爾夫子因而不革付天下後世公論朱子以為如季子來歸之類是也浚南趙氏

曰讀春秋者不可於細事上求程子亦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大法則不知也其謂是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禄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賛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

續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三十有三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城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

人魚軒重錦三十兩莘老孫氏曰案左氏以為衛滅而遷都然春秋但曰入葢狄雖迫衛至於奔亡而未嘗居有其地其後衛復見於經非狄滅而取之故不曰滅爾皆未詳信否張氏曰衛非特懿公好鶴而失人心葢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耽樂怠政習實為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以衛為春秋初之大國方與齊侯胥命才四十年而淪於滅亡所以治國必齊其家而淫亂之禍不篡必滅可

不戒哉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鄭棄其師

左氏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名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公羊曰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康侯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辠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

惡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
恤乎〇陸氏聞於師曰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
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民辠亦大矣常
山劉氏曰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
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於竟
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名衆散而歸高克奔陳
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
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觀此詩序則鄭棄其師之道

的然著矣

春秋本義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一至十二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龔士隆

春秋本義卷十　　　元　程端學　撰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左氏曰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不書即位義同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夷公羊作陳

杜氏曰聶北夷儀皆邢地張氏曰輿地廣記河北邢州龍岡縣北一百五十里有夷儀嶺即所遷也愚謂

再書齊師宋師曹師者不可以前目後凡也苟不再書則若邢自城與魯城之者矣皆文勢當然無他義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之義凡次皆譏未有次而言救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邢與凡蔣胙祭俱為周公之胤而狄伐之則仗大義帥諸侯往救之爾乃次于聶北曰救邢焉師已次矣其能救乎實次而名救也齊桓用師未有曰師者師次所以見挾強師而不能救邢深臯之也邢為狄人所逐至於奔亡遷都夷儀

書邢遷邢自遷也齊桓閔邢之亡率諸侯之師而為之城得救患分災之道矣然方狄之伐邢齊桓早帥諸侯救之則不至於遷而夷儀不必為城也齊桓失救邢之義使邢至於遷也而為之城城邢未足以為功而不救之情益自顯也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〇愚案以三國之大衆正月救邢而六月邢遷蓋半歲矣則無志於救可知也況先書次于聶北而後書救邢乎狄既去乃以三國之大衆城一邢焉所謂顛

而不扶俟其既仆而以手撫之者也伯者假仁而無惻怛之心莫顯於此先儒乃謂次聶北為按兵觀釁城邢為救患分災失春秋之旨矣

秋九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曰夷者齊地左氏曰哀姜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張氏曰書薨于夷諱國之惡也言齊人以歸則為魯誅其辠而以喪歸可知矣高氏曰莊公欲娶姜氏汲汲唯恐不得既不

正其夫婦之始不數年閒卒成大惡幾危魯國此齊侯所親見也故名之至于夷殺之而以之歸齊侯殺之雖是然不當以歸繼書齊人以歸言齊人不當取其尸歸也而夫人又不當歸之于魯如之何則可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張氏曰自文姜弑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之閒濁亂昏迷卒成再弑其君之禍至此慶父哀姜皆死誅不赦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縱辠誅惡得失之明驗

也

楚人伐鄭

張氏曰荆至是稱楚者盖荆乃州之名也商頌稱奮伐荆楚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駸駸强盛而未暇正其國之號名故以州稱及熊頵即位令尹子文得政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前此獨來聘稱人其侵敗中國皆以州擧自此始稱號稱人則浸强矣然終齊桓世雖伐小國止稱人者以桓之

力猶足以制之也及桓沒而宋襄伯然後始列於會盟晏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愚謂此本魯史之辭辭隨世變不自覺也孔子因之以見春秋世變之一端耳左氏曰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莘老孫氏曰荆楚之俗中國道明則逃遁莫敢内向至其衰陵而中國無人也則伐其小國執其諸侯無所不至矣邦衡胡氏曰周室衰微楚人始與中國交聘而諸侯不思所以防之遂起其

争强之心是諸侯有以啓之也其後與伯主敵僭號稱王跡由此爾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桋勑呈切公羊作朾

杜氏曰桋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桋城張氏曰即宛丘縣也孫氏曰公有母喪出會非禮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纓

杜氏曰偃邾地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桋之會公與

郲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郲人于檉又敗郲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外患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書其事而義自見也愚謂公居喪而用兵又一辠也義又見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呂氏曰公方會伯主而遽敗郲師君子以齊桓之服諸侯僅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力知切公羊作犂穀梁作麗挐女居切

大夫帥師見隱二年杜氏曰鄅魯地愚謂莒挐者莒大夫也公羊曰獲者生得也左氏曰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挐在莒也然抑鋒止鋭諭以辭命使自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擒其主將則魯亦有辠矣愚謂以大夫專兵而獲大夫王綱之壞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耕趙氏曰季友有立僖之功竊靖難之名遂攘魯國之權而專主其師

敗莒有功季氏專制之形始兆乾侯之禍由來漸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杜氏曰不稱姜闕文劉氏曰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是也且哀姜安可復配宗廟臨羣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絶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而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張氏曰案古者兵死者

尚不入於兆況得皐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配宗廟

秩烝嘗乎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以經文推之當是魯邑趙氏曰據城緣陵言諸

侯此不言諸侯魯自城耳若諸侯城之如此為文魯

自城之又何如分別乎且城小穀又是其證也義見

隱七年城中丘○莘老孫氏曰三傳皆以為楚丘衛

邑齊桓率諸侯城之然案春秋之法諸侯城之者則

書諸侯如城邢城緣陵城虎牢城成周是也未有與諸侯同城而不序諸侯者楚丘之城見於傳記者皆以為衛邑衛詩定之方中序亦曰衛楚丘而詩中無之但曰楚宫楚室耳楚丘之名見於春秋者二隱之八年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當凡伯之來聘戎遂伐之以歸經不言衛楚丘安知非魯地乎於此城之又不言諸侯城楚丘盖可疑也今地理楚丘屬宋則凡伯自周聘魯無緣更過宋也此盖可疑之事且當

闕之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姜氏淫逆得辠宗廟其死也不葬於其地而以歸魯魯人受之葬之以禮又別為之謚僖公知有母而不知有宗廟矣其十一月而葬非所論也○黄氏曰春秋書哀姜終之以禮如此則上文姜氏偶闕姜字而指以貶者過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公羊穀梁作夏陸氏曰據上陽下陽俱虢邑左氏是也

陸氏曰虞姬姓公爵張氏曰周大王子仲雍所封其都亦在平陸之地晉成王弟唐叔之後國都在太原府杜氏曰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張氏曰虢文王弟虢叔之後下陽與上陽為對下陽虢之塞邑在陜州平陸縣上陽在陜縣虢所都也愚謂邑而言滅者毀其城殺其宰其與取為已邑者異也左氏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

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强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兾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兾之既病則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辠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穀梁曰虞先晉何也為主乎滅下陽也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下陽而虞虢舉矣愚謂晉設詭計以滅同

姓虞貪寶貨而自伐其國卒喪其身故於此書虞晉

滅下陽而後書晉人執虞公有以為後世鑒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公羊作貫澤

杜氏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張氏曰即蔡州新息縣

之地黄嬴姓國在汝南弋陽縣即光州定城縣也杜

氏曰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

張氏曰與仁府濟陰縣有貫城左氏曰盟于貫服江

黄也義見隱二年盟戎于唐又為十二年楚滅黄起

文也○存耕趙氏曰楚强於江漢若徐若舒蓼皆屬之江黄介其間以弱役强聞中國有伯而危者安亡者存故不遠而來願就盟焉桓公之伯亦盛矣惜乎其為德之不終也桑管仲言曰江黄近楚楚為利之國也君必歸之若伐而不能救則亂自此始公曰諾然不能從再與會盟黄恃諸侯之好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齊終莫之救卒滅於楚亦可傷也齊亦病矣

冬十月

此一時無事書首月也

不雨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旱也○愚案此書冬十月及次年春王正月夏四月自是一時無事書首月耳與下文三不雨不相干三不雨亦與上文書首月不相蒙公穀誤聯讀之又以文公時不雨凡例求之遂有勤雨閔雨之說先儒因之又為冬十月不雨則十一

十二月有雨春正月夏四月不雨則二三五月有雨之說獨左氏謂自十月至於五月者得之蓋冬一時不雨春一時不雨夏則至於六月始得雨耳經旨本明讀之者誤也辨見或問

楚人侵鄭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三年春王正月

此亦一時無事書首月也

不雨

正月二月三月皆旱也

夏四月

此亦一時無事書首月也

不雨

四月五月皆旱也左氏曰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高氏曰萬物須雨以生須雨以成一時亢旱猶有所損況不雨幾於彌年則其災可知愚謂人物不得其所

則害陰陽之和而雨澤不降八月不雨則穀種不入土饑饉可知矣聖人畏天災憂民事莫甚於此故書之為後世有民土者之大戒也戒之者何敬吾身務民義以正天地之氣耳義又見莊三十一年

徐人取舒

杜氏曰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廬江舒縣張氏曰即廬州舒城縣孫氏曰舒蓋羣舒舒庸舒蓼舒鳩之類趙氏曰凡得國而不書滅者不絶其祀也愚謂

先王建國而諸侯取之辠不容誅矣但比之滅國為少間耳徐與舒非列國也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彼皆各安其土不敢攻伐周德既衰諸侯侵伐然後其屬自相吞噬以肆馮凌矣春秋書之以為有天下者不可不慎德也豈徒紀徐舒之相併哉後倣此○張氏曰齊桓方伯而不能戢諸侯之吞併小國亦降鄣遷陽等事有以教之無以令之也

六月雨

自去年十月不雨至此月始雨紀實事以見旱之久高氏謂此記不雨之終者是也夫春耕夏耘而六月始雨則農不及事而民以困窮以至草木鳥獸咸不若其性矣○康侯胡氏曰觀此義則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杜氏曰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張氏曰即東平

府須城縣北隋置陽穀縣愚謂書齊宋江黄盟于貫又書會于陽穀見齊桓伯業之成雖江黄為楚與國猶服從於齊也江黄服則楚可伐而有攘夷狄之功矣然他日楚滅黄而齊不見救則此盟此會不足恃也假仁者無誠心勤於前而怠於後類此義又見隱二年會戎于潛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穀梁友上有季字涖音利公羊穀梁並作莅

孔氏曰涖臨也公羊曰涖盟者往盟乎彼也木訥趙

氏曰聽伐楚之期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此又見友之專政也

楚人伐鄭

左氏曰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音刑

潰者散也衆散流移若水之潰遂者繼事之辭杜氏

曰陘楚地潁川名陵縣南有陘亭張氏曰即潁昌府
郾城縣孫氏曰蔡楚與國故先侵蔡侯其兵震威行
然後大舉蔡既潰遂次于敵境左氏曰楚子使與師
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
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
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
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

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辠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師進次于陘張氏曰楚自魯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為中國患大積五十年富强呑併之力今比年伐鄭氣陵中國所幸齊自桓公入國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辠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謂有功於中國矣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復未嘗有聞於君臣之大義故揆之天吏討辠

之法則不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僭王之辠僅致屈完來師請服受盟不純屈服時出干紀滅弦救鄭故曾西得以鄙其功烈之卑愚案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三王之辠人也又曰以力假仁者霸孔孟論伯者之事即春秋所書之旨而卻子所謂五伯功之首辠之魁功過

不相掩者備矣○康侯胡氏曰桓公伐楚而楚人服
臯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諸殺人者或曰
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者則可以殺
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
伐之矣楚雖暴横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
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
嚴矣

夏許男新臣卒新公羊作辛

高氏曰卒者卒於其國也盖陘地近許許師雖已次於陘許男遇疾而歸矣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張氏曰屈完者楚大夫之名氏也杜氏曰召陵潁川縣也張氏曰在郾城縣漢之潁川郡召陵縣也愚謂不稱使者未前定也盖完既來而求盟于師桓公則退軍于召陵而與之盟也與齊高子來盟同意左氏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

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存耕趙氏曰齊桓之於楚服之而已次陘壓境楚勢頓沮屈完來請盟桓公於是退召陵與之盟義見前伐楚○愚謂盟者亂世

之事況以中國諸侯之尊而下盟芊氏之大夫非禮之正也使有王者興必將正其疆土復其滅國一就吾區畫品制然後已非但草蕞補其罅漏而足也而後世以此為甚盛之舉則誠齊人而已然則孔子奚取焉曰彼善於此也周不能王列國吞噬楚人內侵向無齊桓將遂主盟中夏矣聖人之心寛宏惻怛與人為善取其所能而惜其未至故録其伐楚之事付後世公論然貴王賤伯尊內賤外之意昭然於筆削

之間矣

齊人執陳袁濤塗袁左氏作轅案釋文左氏亦作袁云本亦作轅

杜氏曰袁濤塗陳大夫袁氏也左氏曰陳袁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袁濤塗髙氏曰楚方受盟而退

遽執同會之大夫齊侯之志驕矣是知齊侯之不可為周公而為三王之辠人也義又見莊十七年齊執鄭詹○公羊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於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董子曰齊桓合諸侯其後矜功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功未良成而志以溢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

國叛矣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高氏曰非魯及之蒙上齊人執袁濤塗之文也杜氏曰魯受齊命討陳之辠未詳孰是高氏曰陳侯方與諸侯同侵蔡同伐楚又同盟而齊侯遽執其大夫又率二國伐之不義莫大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八月公至自伐楚

張氏曰師出三時見久役之勞也義又見桓二年公

至自唐○愚案此亦可見諸侯已歸而齊復帥其師以侵陳勞民黷武之甚也

葬許穆公 穆公羊作繆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羊作慈

公孫茲叔牙之子叔孫戴伯也左氏曰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袁濤塗君舉陳氏曰公

孫玆帥師見三家之專也邦衡胡氏曰濤塗誤軍則臯止濤塗耳何至伐其國哉豈有臯一臣而諸國合攻之也齊桓怒執其臣又伐之侵之甚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康侯胡氏曰揚子作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皇其思矣夫齊桓徑陳陳不果納執袁濤塗其斁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悍遠國

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楚方受盟志巳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桓德於是乎衰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

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侯悅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

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

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君有心矣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内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辠也初晉獻

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人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吾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事又見國語 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辠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

其辠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陸氏曰申生雖有愛父之心而乃陷父於不義俾讒人得志國以亂離古人云小仁大仁之賊也愚謂晉獻雖不操刃以殺申生然置之必死之地而不暇辨讒言之曲直非晉侯殺之而誰哉首惡之名不得辭矣此亦魯史之直筆而聖人録之以示教者也○莘老孫氏曰申生之事

見於傳記備矣晉侯之惡見矣然人子之道至於見殺則不為孝矣舜之事瞽瞍瞽瞍亦允若而卒免於禍申生之於獻公也獻公聽讒申生死之春秋舉重者言之斥言晉侯而申生未免有辠也朴鄉呂氏曰董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若獻公者其諸所謂前有讒而不見此所以蒙首惡之名若申生者其諸

所謂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此所以陷父於不義康侯胡氏曰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尸此者其誰乎春秋書之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探逆其意有危皇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僖公姑即莊二十五年歸杞者在莊公時已不

得歸況僖公時乎張氏曰其子葢年十餘歲杞伯在而使其子隨母以來也穀梁曰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愚案伯姬之子乃杞侯之冢嗣雖不行朝禮亦不當使之隨母以來杞侯之為家國可知矣

夏公孫茲如牟

牟見桓十五年凡魯聘他國皆言如此譏私相聘與

三桓之用事耳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止公羊穀梁作戴

杜氏曰王世子惠王太子鄭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張氏曰襄邑屬拱州公羊曰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愚謂齊桓致世子于首止而諸侯往會之故說者因謂之殊會其書法蓋與會吳於善道之類同而非有他義也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

再見者前目後凡也穀梁曰中無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左氏曰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張氏曰初惠王娶陳嬀為后生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桓以其廢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楊氏曰惠王溺嬖寵諸侯苟欲正之責以諫辭可也箴於朝覲可也合衆國為會盟以正之則是以力制天子也於君臣之大義不亦戾哉愚謂惠王廢長立

幼其惡可知然齊桓未嘗朝王而納諫亦未見王之拒諫也輒名諸侯會王世子又盟諸侯示天子以意是要君也世子儼然出會是制父也夫齊桓之意善矣一旦定國本絶亂階齊桓之功也惜其參之以權謀術數也至於制父要君則其辠大矣夫春秋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故蘇氏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帥諸侯以定世子爲義也然而諸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世子不以父命而出會諸侯衰世之事也義又

見隱元年盟于蔑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曰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獻可杜氏曰齊桓合諸侯以謀寧周室德雖不全亦有翼戴之名鄭伯與會而逃盟春

秋書之著其為諸侯而行匹夫之行也愚謂齊桓之舉迹近尊王義實大悖鄭伯誠能明諭臣不要君子不制父之大義不會不盟縱未必齊桓之頓服然天下後世必有是鄭伯之言者矣今既會而逃之而其所以逃者非此之謂斯害義矣○常山劉氏曰鄭伯逃盟故六年啓諸侯之伐致新城之圍七年有甯母之會不敢與盟而使世子聽命九年王人齊侯等盟于洮而鄭伯乞盟噫以諸侯之尊而始於逃歸終於

乞盟甚乎鄭伯之辠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杜氏曰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任氏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愚謂弦子不名史有不詳或闕文也左氏曰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義見三年徐取舒此則滅國甚矣○張氏曰桓公於此時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

而制楚之橫與不能救弦以啓叔鄭圍許之紛紛楚之滅黄亦自此始矣愚案楚受盟一年復滅小國禍尤熾焉雖楚人暴横亦齊桓有以致之也葢伯者之術非己有之而求人以力故人不心服而其效施於力之所及桓非命伯摟諸侯以侵伐諸侯降鄣遷陽滅譚與遂伐山戎而獻捷執大夫而伐陳首止之會力制天子鄭伯逃盟衛侯背約中國服從類可知矣舍近狄事遠戎而狄入衛救邢不力而邢遷其自為

者如此諸侯歸順類可知矣宜其楚不心服而復窺
中國也書曰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又曰大邦畏
其力小邦懐其徳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方之王道何
翅碔砆美玉哉書屈完受盟於前書楚滅弦圍許滅
黄於後貴王賤伯鑒戒昭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冬晉人執虞公

左氏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莊之族何辠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

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執虞公康侯胡氏曰書滅下

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愚謂諸侯天子所封又晉虞同姓虞固愚也然晉獻詭計執之惡不可掩矣○劉氏曰春秋之紀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虞之滅自下陽始下陽滅則虞亡矣宫之竒舟之僑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春秋書之使天下之為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别之不别也可不大哀乎人君莫不惡亡而好存莫能固

亡而保存者是何也嗜欲之習近而憂患之未遠也

凡書執諸侯者十有四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杜氏曰新城鄭新密即滎陽密縣張氏曰屬鄭州左氏曰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高氏曰鄭伯逃歸不盟遂與楚通是啓諸侯之伐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葉氏曰圍鄭之諸侯不序一事再見也左氏曰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愚謂春秋書此一以見中國衰而楚人橫二以見齊桓不能服楚之心三以見鄭伯背齊即楚以致此伐四以見猶幸齊桓之有此舉也圍許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救許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冬公至自伐鄭

存耕趙氏曰兵以夏出以冬反歷三時以伐鄭出故以伐鄭至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邦衡胡氏曰不致救許而致伐鄭者伐鄭本志也救許遂事也

高氏曰救許因伐鄭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左氏曰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

對曰朝不謀夕何以待君愚謂諸侯以救許而解鄭圍不得志於鄭故齊復伐之也夫齊桓以力服人未盡善也鄭伯背齊即楚亦冥頑不識所趨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小邾子來朝

小邾見莊五年倪黎來杜氏曰邾之别封故曰小邾未詳是否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曰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穀梁作寧

杜氏曰高平方與縣東泥母亭音甯張氏曰魯地孫氏曰齊人伐鄭鄭伯懼欲求成於齊故先使世子華受盟于甯母也左氏曰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懐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懐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未詳信否

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曹伯班卒班公羊作般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公子友如齊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木訥趙氏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聽伐楚之期而莅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桓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桓即世當齊之伯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三年一聘之節未嘗廢黃氏曰事伯主而不事王

公與大夫更迭如齊皆春秋之習而魯不能自拔也

冬葬曹昭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公羊陳世子款下有鄭世子華四字

王人見莊六年公羊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杜氏曰洮曹地案莊二十七年杜氏以為魯地未詳啖氏曰王人與盟非禮也莘老

孫氏曰春秋伯者多假王命以令諸侯名尊天子而實行其私齊桓是時致天王之命以會盟中國故王人而盟諸侯則王道之衰諸侯而盟王人則諸侯之伉盟者不信而後為之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獻可杜氏曰案周禮邦國有疑諸侯會盟則為壇以盟之是諸侯從天子而受盟也末世列國專盟春秋譏之今不即會於周而盟于洮以見天子之弱就盟諸侯於下國也

鄭伯乞盟

趙氏曰乞者甲重之辭左氏曰請服也莘老孫氏曰鄭伯逃天下之盟主而附强暴之夷狄甯母之會雖嘗遣其世子又恐懼不安親來乞盟愚謂鄭伯以諸侯之尊始於逃終於乞自取悔辱故君子作事謀始垂戒遠矣

夏狄伐晉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存耕趙氏曰晉與狄鄰故

有疆埸之警啓土以居羣公子又為采桑之役內釁頻仍狄安得不肆乎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晉之謂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用者以也致者至自齊也趙氏曰夫人者時君之妻聲姜也因其至特設禘禮以為榮觀愚謂不言姜氏者義在禘以致夫人而不在姓氏又辠在僖公而不在聲姜又夫人之下書姜氏則不成文故省文耳夫

人至而告廟魯有常禮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之禘已失禮矣又以夫人之至而禘于太廟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天王惠王也一見諸侯遇王喪而致宰周公以嘉禮盟於葵邱二見僖公不服喪而朝齊三見齊侯許男伐北戎義又見隱三年

春秋本義卷十